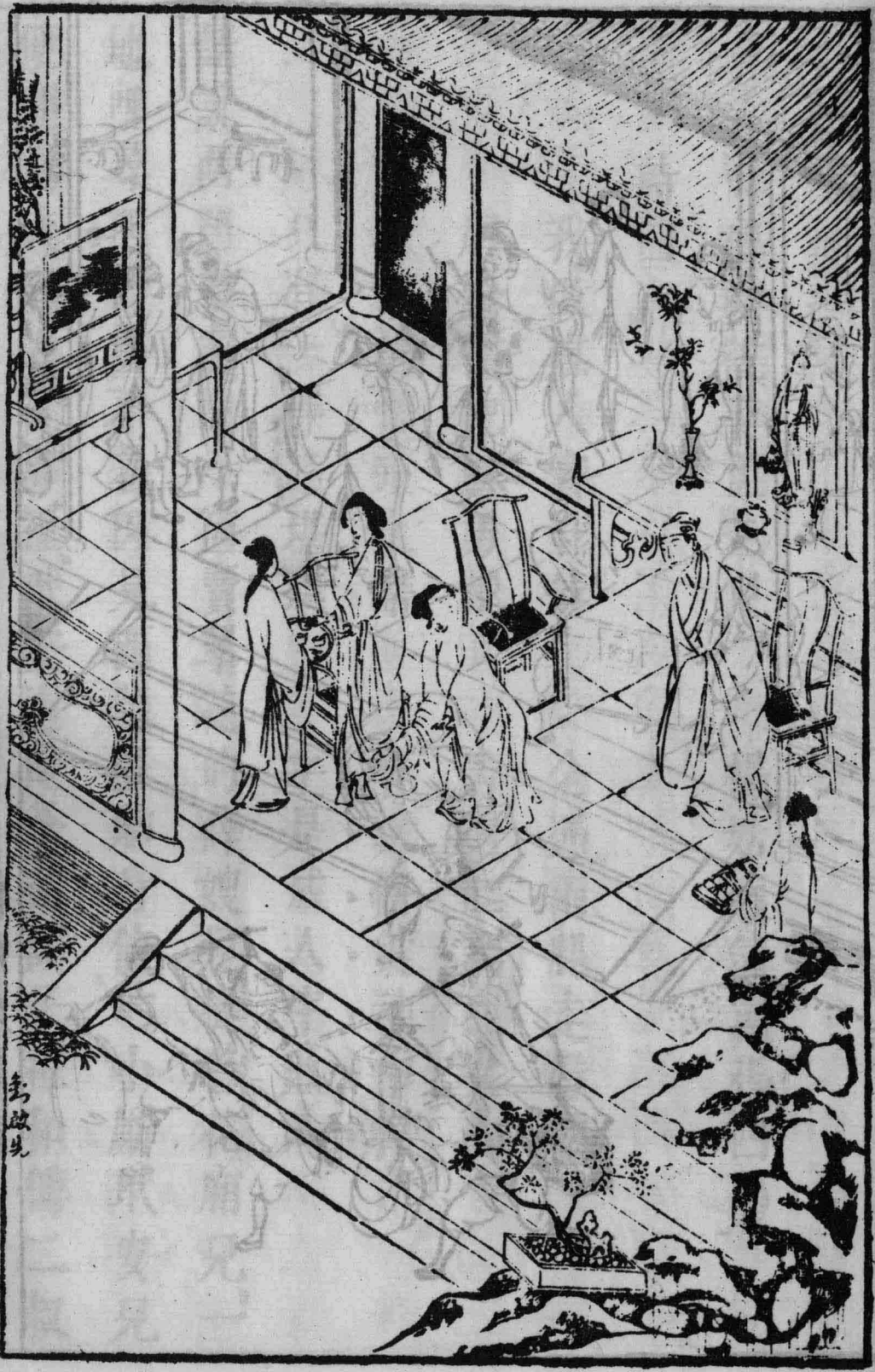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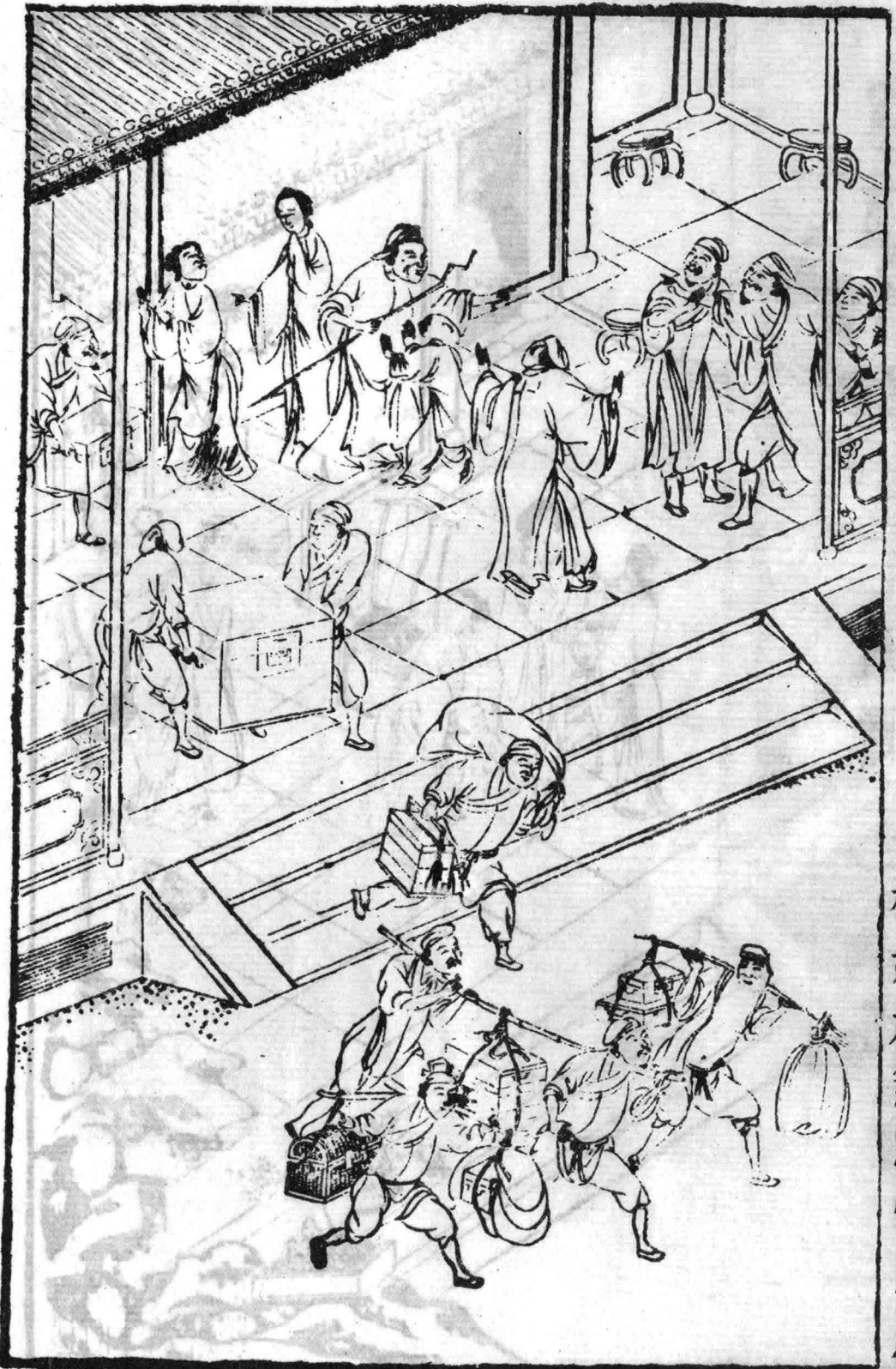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

第三册





劉啟先



第七回

薛媒婆說娶孟三兒

楊姑娘氣罵張四舅

詩曰

我做媒人實自能

全憑兩腿走慇懃

唇鎗慣把鰥男配

舌劍能調烈女心

利市花常頭上帶

喜筵餅錠袖中撐

只有一件不堪處

半是成人半敗人

話說西門慶家中一箇賣翠花的薛嫂兒提着花廂兒一

地哩尋西門慶不着因見西門慶貼身使的小廝玳安兒

便問道大官人在那裡玳安道俺爹在舖子裡和傅二叔

算帳原來西門慶家開生藥舖主官姓傅名銘字自新排  
行第二因此呼他做傅二叔這薛嫂聽了一直走到舖子  
門首掀開簾子見西門慶正與主官算帳便點點頭兒喚  
他出來西門慶見是薛嫂兒連忙撇了主官出來兩人走  
在僻靜處說話西門慶問道有甚說話薛嫂道我有一件  
親事來對大官人說管情中你老人家意就頂死了的三  
娘窩兒何如西門慶道你且說這件親事是那家的薛嫂  
道這位娘子說起來你老人家也知道就是南門外販布  
楊家的正頭娘子手裡有一分好錢南京拔步床也有兩  
張四季衣服插不下手去也有四五隻廂子金鐲銀釧不

卷之五  
第十回  
上  
一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小小一地  
名亦下得  
恰好

引入殺却  
纔新住細

消說手裡現銀子也有上千兩，好三梭布，也有三二百箇。

不料他男子漢去販布，死在外邊，他守寡了一年多，身邊

又沒子女，止有一個小叔兒，纔十歲，青春年少，守他甚麼，

有他家一個嫡親姑娘，要主張着他嫁人，這娘子今年不

上、騰、門、五、歲、妙、二、十五、六、歲、生的長挑身材，一表人物，打扮起來，就是

個燈人兒，風流俊俏，百伶百俐，當家立紀，針指女工，雙陸

棋子，不消說，不、好、頓、錯、瞞大官人說，他娘家姓孟，排行三姐，就住

在臭水巷，又會彈一手好月琴，大官人若見了，管情一箭

就上垛，西門慶聽見婦人會彈月琴，便可在心上，就問

薛嫂兒，既是這等，幾時相會，看去，薛嫂道，相看到不打緊，

細商量  
繁合宜

孫歪頭三  
字寫得活  
現恰像真  
有其人

段子曰買  
禮物曰買  
上一担銀  
子曰許他  
幾兩只數  
虛字說得  
毫不費事  
想見立言

我且何你老人家計議如今他家一家子只是姑娘大雖  
是他娘舅張四山核桃差着一榻兒哩這婆子原嫁與北  
邊半邊街徐公公房子裡住的孫歪頭歪頭死了這婆子  
守寡了三四十年男花女花都無只靠姪男姪女養活大  
官人只倒在他身上求他這婆子愛的是錢財明知侄兒  
媳婦有東西隨問什麼人家他也不管只指望要幾兩銀  
子大官人家裡有的是那器段子拏一段買上一担禮物  
明日親去見他再許他幾兩銀子一拳打倒他隨問傍邊  
有人說話這婆子一力張主誰敢怎的這薛嫂兒一席話  
說的西門慶歡從額角眉尖出喜向腮邊笑臉生正是



媒妁慇懃說始終不門孟姬愛嫁富家翁

有緣千里能相會無緣對面不相逢

西門慶當日與薛嫂相約下明日是好日期就買禮往他

姑娘家去薛嫂說畢話提着花廂兒去了西門慶進來和

傅夥計算帳一宿晚景不題到次日西門慶早起打選衣

帽齊整拿了一段尺頭買了四盤羹果裝做一盒担叫人

擡了薛嫂領着西門慶騎着頭口小厮先的人跟隨逕來楊姑娘

家門首薛嫂先入去通報姑娘說道近邊一個財主先的人要和

大娘子說親我說一家只姑奶奶是大先來覲面親見過

你老人家講了話施局然後纔敢去門外相看今日小媳婦領

來見在門首伺候。婆子聽見便道：「阿訝，保山你如何不先來說聲。」一面分付了鬢頓下好茶，一面道：「有請。」這薛嫂一方攙掇，先把盒担擡進去擺下，打發空盒担出去，就請西門慶進來相見。這西門慶頭戴纏絲大帽，一撒鉤絲粉底皂靴，進門見婆子拜四拜。婆子拄着拐，慌忙還下禮去。西門慶那裡肯一口一聲，只叫姑娘請受禮，讓了半日。婆子受了半禮，分賓主坐下。薛嫂在旁打橫。婆子便道：「大官人貴姓？」薛嫂道：「便是咱清河縣數一數二的財主西門大官人。」在縣前開箇大生藥舖，家中錢過北斗，米爛陳倉，沒箇當家立紀的娘子。聞得咱家門外大娘子要嫁，特來見姑

先入念經  
做正題目  
然後說到  
自己說自  
己却提出  
張四一段  
說得有條  
理有斤兩  
有拿手

奶奶講說親事，婆子道：「官人儻然要說俺侄兒媳婦，自恁來開講罷了，何必費煩？又買禮來，使老身卻之不恭，受之有愧。」西門慶道：「姑娘在上，沒的禮物，惶恐。」那婆子一面拜了兩拜，謝了，收過禮物去。拏茶上來，吃畢，婆子開口說道：「老身當言不言，謂之懦。我姪兒在時，掙了一分錢財，不幸死了，如今都落在他手裡，說少也有上千兩銀子東西，官人做小做大，我不管你，只要與我姪兒念上箇好經，老身便是他親姑娘，又不隔從，就與上我一箇棺材木，也不會要了你家的，我破着老臉，和張四那老狗做臭毛鼠替你兩箇硬張主，娶過門時，遇生辰時節，官人放他來走走，就

認俺這門窮親戚，也不過上你窮。西門慶笑道：你老人家放心，所說的話，我小人都知道了，只要你老人家主張得定。休說一箇棺材本，就是十箇，小人也來得起。說着便叫小廝拿過拜匣來，取出六錠三十兩雪花官銀，放在面前。說道：這箇不當甚麼，先與你老人家買盞茶吃。到明日娶過門時，還你七十兩銀子，兩疋段子，與你老人家爲送終之資。其四時八節，只管上門行走。這老虔婆黑眼睛珠，見了二三十兩白晃晃的官銀，滿面堆下笑來說道：官人在上，不是老身意思小。自古先斷後不亂。薛嫂在旁插口說：你老人家忒多心。那裡這等計較。我這大官人，不是這等人。

只恁還要掇着盒兒認親。你老人家不知如今知府知縣相公也都來往好不四海。你老人家能吃他多少。一席話說的婆子屁滾尿流。吃了兩道茶。西門慶便要起身。婆子挽留不住。薛嫂道。今日既見了姑奶奶。明日便好往門外相看。婆子道。我家姪兒媳婦不用大官人相保。山你就說我。說不嫁這樣人家。再嫁甚樣人家。西門慶作辭起身。婆子道。老身不知官人下降。匆忙不曾預備。空了官人休恠。拄拐送出。送了兩步。西門慶讓回去了。薛嫂打發西門慶上馬。因說道。我主張的有理麼。你老人家先回去罷。我還在這裡和他說句話。明日須早些往門外去。西門慶便拏

出一兩銀子來與薛嫂做驢子錢薛嫂接了西門慶便上馬來家他還在楊姑娘家說話飲酒到日暮纔歸家去話休饒舌到次日西門慶打選衣帽齊整袖着插戴騎着疋白馬玳安平安兩個小廝跟隨薛嫂兒騎着驢子出的南門外來不多時到了楊家門首却是坐南朝北一間門樓粉青照壁薛嫂請西門慶下了馬同進去裡面儀門照牆竹槍籬影壁院內擺設榴樹盆景臺基上好映帶一溜打布櫈兩條薛嫂推開朱紅榻扇三間倒坐客位上下椅桌光鮮簾櫳瀟洒薛嫂請西門慶坐了一面走入裡邊片晌出來向西門慶耳邊說大娘子梳粧未了你老人家請坐一

偏在沒要  
緊處寫照

無意中點  
出春梅冷  
甚妙甚

坐只見一個小廝見拿出一盞福仁泡茶來西門慶吃了  
這薛嫂一面指手畫脚與西門慶說這家中除了那頭姑  
娘只這位娘子是大雖有他小叔還小哩不曉得什麼當  
初有過世的官人在舖子裡一日不筭銀子銅錢也賣兩  
大。菠。羅。毛。青。鞋。面。布。俺。每。問。他。買。定。要。三。分。一。尺。一。日。常。  
有。二。三。十。染。的。吃。飯。都。是。這。位。娘。子。主。張。整。理。手。下。使。着  
兩箇丫頭一個小廝大丫頭十五歲吊起頭去了名喚蘭  
香小丫頭名喚小鸞纔十二歲到明日過門時都跟他來  
我替你老人家說成這親事指望典兩間房兒住哩西門  
慶道這不打緊薛嫂道你老人家去年買春梅許我幾疋

大布還沒與我到明日不啻一總謝罷了。正說着，只見使了個丫頭來，叫薛嫂。不多時，只聞環珮叮咚，蘭麝馥郁。薛嫂忙掀開簾子，婦人出來。西門慶掙眼觀那婦人，但見：  
月盡烟描粉粧玉琢，俊麗兒不肥不瘦，俏身材難減難增。素額逗幾點微麻，天然美麗；細裙露一雙小脚，周正堪憐。行過處，花香細生；坐下時，淹然百媚。  
西門慶一見，滿心歡喜。婦人走到堂下，望上不端不正，道了箇萬福，就在對面椅上坐下。西門慶眼不轉睛，看了一回。婦人把頭低了。西門慶開言說：小人妻亡已久，欲娶娘子，管理家事，未知尊意如何。那婦人偷眼看西門慶，見他



數只三字  
前項

雖套語用  
在此處恰  
好

賣弄腳好  
處妙在都  
不開口只  
悄畫出

人物風流心下已十分中意遂轉過臉來問薛婆道官人  
貴庚沒了娘子多少時了西門慶道小人虛度二十八歲  
不幸先妻沒了一年有餘不敢請問娘子青春多少婦人

道奴家是三十歲西門慶道原來長我二歲薛嫂在傍插  
口道妻大兩黃金日日長妻大三黃金積如山說着只見

小丫鬟拏出三盞蜜餞金橙子泡茶來婦人起身先取頭

一盞用纖手抹去盞邊水漬遞與西門慶道箇萬福薛嫂

見婦人立起身就趁空兒輕輕用手掀起婦人裙子來正

露出一對剛三寸恰半寸尖尖趨趨金蓮腳來穿着雙大

紅遍地動人金雲頭白綾高底鞋兒西門慶看了滿心歡喜婦

人取第二盞茶遞與薛嫂。他自取一盞陪坐。吃了茶。西門慶便叫玳安用方盒呈上錦帕二方。寶釵一對。金戒指六個。放在托盤內送過去。薛嫂一面教婦人拜謝了。因問官人行禮日期。奴這裡好做預備。西門慶道。既蒙娘子見允。今月二十四日。有些微禮過門來。六月初二日。准娶。婦人道。既然如此。奴明日就使人對姑娘說去。薛嫂道。大官人昨日已到。姑奶奶府上講過話了。婦人道。姑娘說甚來。薛嫂道。姑奶奶聽見大官人說此樁事。好不歡喜。說道。不嫁這等人家。再嫁那樣人家。我就做硬主媒。保這門親事。婦人道。既是姑娘恁般說。又好了。薛嫂道。好大娘子。莫不俺

滿肚皮要  
嫁只三字

算出中意

說得活  
落二絕有  
意味却又  
妙在斬釘  
截鉄模寫  
處真匪夷  
所思

做媒敢這等搗謊說畢西門慶作辭起身薛嫂送出巷口  
 向西門慶說道看了這娘子你老人家心下如何西門慶  
 道薛嫂其實累了你薛嫂道你老人家請先行一步我和  
 大娘子說句話就來西門慶騎馬進城去了薛嫂轉來向  
 婦人說道娘子你嫁得這位官人也罷了婦人道但不知  
 房裡有人沒有人見作何生理薛嫂道好奶奶就有房裡  
 人那箇是成頭腦的我說是謊你過去就看出來他老人  
 家名目誰不知道清河縣數一數二的財主有名賣生藥  
 放官吏債西門大官人知縣知府都和他往來近日又與  
 東京楊提督結親都是四門親家誰人敢惹他婦人安排

有會書

酒飯與薛嫂兒正吃着，只見他姑娘家使箇小廝安童，盒子裡盛着四塊黃米麵棗兒糕，兩塊糖，幾十箇艾窩窩，就來問曾受了那人家插定不曾。奶奶說來，這人家不嫁，待嫁甚人家。婦人道：「多謝你奶奶掛心，今已留下插定了。」薛嫂道：「天麼天麼，早是俺媒人不說謊。」姑奶奶早說將來了。婦人收了糕，出了盒子，裝了滿滿一盒子點心臘肉，又與了安童五六十文錢，說到家多拜上奶奶。那家日子定在二十四日行禮，出月初二日准娶。小廝去了，薛嫂道：「姑奶奶家送來什麼？」與我些包了家去，與孩子吃。婦人與了他一塊糖，十箇艾窩窩，方纔出門，不在話下。且說他母舅張

句句良言  
可惜爲破  
親而發

先被婦人  
看破後便  
語言無味

四倚着他小外甥楊宗保、要圖留婦人東西、一心舉保與  
大街坊尚推官兒子尚舉人爲繼室、若小可人家、還有話  
說、不想聞得是西門慶定了、知他是把持官府的人、遂動  
不得了、尋思千方百計、不如破爲上計、卽走來對婦人說、  
娘子不該接西門慶、插定還依我嫁尚舉人的、是他是詩、  
禮人家、又有庄田地土、頗過得日子、強如嫁西門慶那廝、  
積年把持官府、刁徒潑皮、他家見有正頭娘子、乃是吳千  
戶家女兒、你過去做大是、做小是、況他房裡又有三四箇  
老婆、除沒上頭的、丫頭不筭、你到他家人多口多、還有的  
惹氣哩、婦人聽見話頭、明知張四是破親之意、便佯說道、

破語雖毒  
却嫌太直

此一破尤  
不動人

自古船多不碍路。若他家有新娘子，我情愿讓他做姐姐。雖然房裡人多，只要丈夫作主。若是丈夫歡喜，多亦何妨。丈夫若不歡喜，便只奴一箇也難過日子。況且富貴人家，那家沒有四五箇。你老人家不消多慮。奴過去自有道理。料不妨事。張四道：不獨這一件，他最慣打婦熬妻，又管挑販人口，稍不中意，就令媒婆賣了，你受得他這氣麼？婦人道：四舅，你老人家差矣。男子漢雖利害，不打那勤謹省事之妻。我到他家，把得家定，裡言不出，外言不入，他敢怎的？奴張四道：不是我打聽的他家，還有一個十四歲未出嫁的閨女，誠恐去到他家，三窩兩塊，惹氣怎了？婦人道：四舅

護局中夾  
出喜愛真  
情妙甚

一清字傳  
冷落之神  
令人絕倒

說那裡話。奴到他家，大是大小，小待得孩兒們好，不怕男子漢不歡喜，不怕女兒們不孝順。休說一個，便是十個，也不妨事。張四道：還有一件最要緊的事，此人行止欠端，專一在外眠花臥柳，又裡虛外實，少人家債負，只怕坑陷了你。婦人道：四舅，你老人家又差矣。他少年人就外邊做些風流勾當，也是常事。奴婦人家，那裡管得許多。若說虛實，常言道：世上錢財儻來物，那是長貧久富家。况姻緣事皆前生分定。你老人家到不消這樣費心。張四見說不動，婦人到吃他搶白了幾句，好無顏色。吃了兩盞清茶，起身去了，有詩爲証。

張四無端散楚言

姻緣誰想是前緣

佳人心愛西門慶

說破咽喉總是閑

伏、後、罵、句、細、其

張四羞慙歸家與婆子商議單等婦人起身指着外甥楊宗保要攔奪婦人箱籠話休饒舌到二十四日西門慶行了禮到二十六日請十二位素僧念經燒靈都是他姑娘一力張主張四到婦人將起身頭一日請了幾位街坊衆隣來和婦人說話此時薛嫂正引着西門慶家小厮伴當并守備府裡討的一二十名軍牢正進來搬擡婦人床帳嫁粧箱籠被張四攔住說道保山且休擡有話講一面同了街坊隣舍進來見婦人坐下張四先開言說列位高隣



夫... 人... 出... 不... 出... 不...

聽着大娘子在這裡不該我張龍說你家男子漢楊宗錫  
與你這小叔楊宗保都是我外甥今日不幸大外甥死了  
空掙一場錢有人主張着你這也罷了爭奈第二箇外甥  
楊宗保年幼一個業障都在我身上他是你男子漢一母  
同胞所生莫不家當沒他的分兒今日對着列位高隣在  
這裡只把你箱籠打開眼同衆人看一看有東西沒東西  
大家見箇明白婦人聽言一面哭起來說道衆位聽着你  
老人家差矣奴不是反意謀死了男子漢今日添羞臉又  
嫁人他手裡有錢沒錢人所共知就是積攢了幾兩銀子  
都使在這房子上房子我沒帶去都留與小叔家活等件

先讓張四  
與婦人關  
一陣然後  
姑娘護二  
走出來絕  
有情景

分毫不動。就是外邊有三四百兩銀子欠帳。文書合同已  
都交與你老人家。陸續討來家中盤纏。再有甚麼銀兩來。  
張四道。你沒銀兩也罷。如今只對着眾位。打開箱籠。看一  
看。就有你還拏了去。我又不<sub>要</sub>你的。婦人道。莫不奴的鞋  
脚也要<sub>瞧</sub>不成。正亂着。只見姑娘拄拐自後而出。眾人便  
道。姑娘出來。都齊聲唱喏。姑娘還了萬福。陪眾人坐下。姑  
娘開口道。列位高隣在上。我是他的親姑娘。又不<sub>隔</sub>從。莫  
不<sub>沒</sub>我說處死了的。也是姪兒。活着的也是姪兒。十箇指  
頭。咬着都疼。如今休說他男子漢。手裡沒錢。他就有十萬  
兩銀子。你只好看他一眼罷了。他身邊又無出少女嫩婦。

罵得妙絕  
像孫歪頭  
的婆子

的。你攔着不教他嫁人。做什麼。衆街隣高聲道。姑娘見得

有理。婆子道。難道他娘家陪的東西也留下他的不成。他

背地又不曾私自與我什麼。說我護他。也要公道。不瞞列

位。說我這姪兒媳婦。平日有仁義。老身捨不得他好。溫克

性兒。不然。老身也不管着他。那張四在傍。把婆子聽了。一

眼。說道。你好公平。心兒鳳凰無寶處。不落。只這一句話。道

着婆子真病。登時怒起。紫漲了面皮。指定張四大罵道。張

四。你休胡言亂語。我雖不能。是楊家正頭香主。你這老油

嘴。是楊家那臊子合的。張四道。我雖是異姓。兩箇外甥。是

我姐姐養的。你這老咬蟲。女生外向。怎一頭放火。又一頭

放水姑娘道賤沒廉耻老狗骨頭他少女嫩婦的你留他  
 在屋裡有何算計既不是圖色慾便欲起謀心將錢肥已  
 張四道我不是圖錢只恐楊宗保後來大了過不得日子  
 不似你這老殺才搬着大引着小黃猫兒黑尾姑娘道張  
 四你這老花根老奴才老粉嘴你恁騙口張舌的好淡扯  
 到明日死了時不使了繩子扛子張四道你這嚼舌頭老  
 淫婦掙將錢來焦尾靶性不得您無兒無女姑娘急了罵  
 道張四賊老蒼根老猪狗我無兒無女強似你家媽媽子  
 穿寺院養和尚合道士你還在睡裡夢裡當下兩個差些  
 兒不曾打起來多虧眾隣舍勸住說道老舅你讓姑娘一

收煞得妙  
若等講清  
白了再扛  
擡便呆矣

句兒罷薛嫂兒見他二人嚷做一團領率西門慶家小厮  
伴當并發來衆軍牢赶人鬧裡七手八脚將婦人床帳裝  
奩箱籠扛的扛擡的擡一陣風都搬去了那張四氣的眼  
大睜着半晌說不出話來衆隣舍見不是事安撫了一回  
各人都散了到六月初二日西門慶一頂大轎四對紅紗  
燈籠他小叔楊宗保頭上扎着髻兒穿着青紗衣撒騎在  
馬上送他嫂子成親西門慶答賀了他一疋錦段一柄玉  
絲兒蘭香小鸞兩箇丫頭都跟了來鋪床疊被小厮琴童  
方年十五歲亦帶過來伏侍到三日楊姑娘家并婦人兩  
個嫂子孟大嫂二嫂都來做生日西門慶與他楊姑娘七

十兩銀子、兩疋尺頭、自此親戚來往不絕。西門慶就把西  
 廂房裡收拾三間、與他做房、排行第三、號玉樓。令家中大  
 小、都隨着叫三姨。到晚一連在他房中歇了三夜。正是銷  
 金帳裡、依然兩個新人、紅錦被中、現出兩般舊物。有詩為  
 證、

各人消遣怎觀多、情風月標西教人無福也難消。携珠

大朝普半風吹列子歸何處、夜夜嬋娟在柳梢。工一回

盪解難其山正盡幽臺一、朝風晴滿去平池。翠四原朝服

昔嘗代效來來軍卒、我人開野字年入。神珠款人未動業

向兒羅綺數良良此二人、寒州一團於率西門慶來亦和

對明采  
 白丁香  
 昔嘗代  
 如無情





燒夫靈和尚聽淫聲





月多不曾往潘金蓮家去把那婦人每日門兒倚遍眼兒  
 望穿使王婆往他門首去尋門首小厮知道是潘金蓮使  
 來的多不理他婦人盼的緊見婆子回了又叫小女兒街  
 上去尋那小妮子怎敢入他深宅大院只在門首楚探不  
 見西門慶就回來了來家被婦人噉罵在臉上惟他沒用  
 便要叫他跪着餓到晌午又不與他飯吃此時正值三伏  
 天道婦人害熱分付迎兒熱下水伺候要洗澡又做了一  
 籠裹餡肉角兒等西門慶來吃身上只着薄紗短衫坐在  
 小杌上盼不見西門慶來到罵了幾句負心賊無情無緒  
 用纖手向脚上脫下兩隻紅綉鞋兒來試打一箇相思卦

正是逢人不敢高聲語，暗卜金錢問遠人。有山坡羊爲証，  
凌波羅襪天然生下，紅雲染就相思卦，似藕生芽如蓮，  
卸花怎生纏得些兒大，柳條兒比來剛半扞，他不念咱，  
咱何曾不念他，倚着門兒，私下簾兒，悄呀空教奴被兒，  
裡叫着他那名兒，罵你怎戀烟花，不來我家，奴眉兒淡，  
淡教誰畫，何處綠楊拴繫馬，他辜負咱，咱何曾辜負他，  
婦人打了一回相思卦，不覺困倦，就搔在床上，盹睡着了，  
約一箇時辰醒來，心中正沒好氣，迎兒問熱了水，娘洗澡，  
也不洗，婦人就問角兒蒸熟了，拿來我看，迎兒連忙拿到，  
房中，婦人用纖手一數，原做下一扇籠三十箇角兒，翻來

罵婦人之  
所必罵故  
妙

打罵迎兒  
已畫出一

腔遷怒又  
夾七夾八

纏到武大  
身上愛想

覆去、只數得二十九箇、便問那一箇往那裡去了、迎兒道  
 我並沒看見、只怕娘錯數了、婦人道、我親數了兩遍三十  
 個角兒、要等你爹來吃、你如何偷吃了一箇、好嬌態淫婦  
 奴才、你害饒、癆饒、痞心裏、要想這箇角兒吃、你大碗小碗  
 味搗不下飯去、我做下孝順你來、便不由分說、把這小妮  
 子、跌剝去身上衣服、拏馬鞭子、打了二三十下、打的妮子  
 殺猪也似叫、問着他、你不承認、我定打你百數、打的妮子  
 急了、說道、娘休打、是我害饒的慌、偷吃了一個、婦人道、你  
 偷了、如何賴我錯數、眼看着就是箇牢頭禍根、淫婦、有那  
 亡八在時、輕學重告、今日往那裡去了、還在我跟前弄神

惱怒一時

俱見

歇一晌又

市拍兩下

作幹怒何

等推弄何

等想頭

弄鬼，我只把你這牢頭淫婦打下你下截來，打了一回，穿  
 上小衣，放他起來，分付在旁打扇，打了一回，扇口中說道  
 賊淫婦，你舒過臉來，等我掐你這皮臉。兩下子，那迎兒真  
 個舒着臉，被婦人尖指甲掐了兩道血口子，纔饒了他。良  
 久，走到鏡臺前，從新粧點出來，門簾下站立，也是天假其  
 便，只見玳安夾着毡包，騎着馬，打婦人門首過，婦人叫住  
 問他往何處去來，那小廝說話乖覺，常跟西門慶在婦人  
 家行走，婦人常與他些浸潤，以此熟滑。一面下馬來，說道  
 俺爹使我送人情，往守備府裡去來。婦人叫進門來，問道  
 你爹家中有甚事，如何一向不來。傍箇影兒想，想必另續上

第八回  
 三

問答語默  
惱笑字二  
俱從人情  
微細幽冷  
處逗出故  
活潑如生

了一箇心甜的姊妹了。玳安道：俺爹再沒續上姊妹，只是這幾日家中事忙，不得脫身來看六姨。婦人道：就是家中有事，那裡丟我恁個半月音信不送一個兒，只是不放在心兒上。因問玳安：有甚麼事，你對我說。那小廝嘻嘻只是笑，不肯說。婦人見玳安笑得有因，愈丁緊問道：端的有甚事。玳安笑道：只說有椿事兒罷了。六姨只顧吹毛求疵，問怎的。婦人道：好小油嘴兒，你不對我說，我就惱你。一生小廝道：我對六姨說，六姨休對爹說，是我說的。婦人道：我決不對他說。玳安就如此這般，把家中娶孟玉樓之事，從頭至尾，告訴了一遍。這婦人不聽，便罷聽了，出不得珠淚兒。

順着香腮流將下來。玳安慌了，便道：「六姨，你原來這等量窄。我故此不對你說。婦人倚定門兒，長歎了一口氣，說道：『玳安，你不知道，我與他從前已往，那樣恩情。今日如何一旦拋閃了，止不住紛紛落下淚來。』玳安道：「六姨，你何苦如此。家中俺娘也不管着他。婦人便道：『玳安，你聽告訴。」

喬才心邪不來一月，奴綉鴛鴦曠了三十夜。他俏心兒別，俺痴心兒呆，不合將人十分熱，常言道：『容易得來容易捨，與過也緣分也。』

說畢又哭。玳安道：「六姨，你休哭。俺爹怕不也只在這兩日他生日待來也。你寫幾箇字兒，等我替你稍去，與俺爹看。」

了、必然就來、婦人道是必累你、請的他來、到明日我做雙  
好鞋與你穿、我這裡也要等他來與他上壽哩、他若不來、  
都在你小油嘴身上說畢、令迎兒把卓上蒸下的角兒裝  
了一碟、打發玳安兒吃茶、一面走入房中、取過一幅花箋、  
又輕拈玉管、款弄羊毛、須臾寫了一首寄生草、詞曰、

將奴這知心話、付花箋寄與他、想當初結下青絲髮、門  
兒倚遍簾兒下、受了些沒打弄的耽驚、怕你今果是負  
了奴心、不來還我香羅帕、

寫就、疊成一箇方勝兒、封停當、付與玳安收了、道好友多  
上覆他、待他生日千萬來走走、奴這裡專望那玳安吃了



語二刺竹

混語似可  
解不可解  
解來却妙

點心婦人又與數十文錢臨出門上馬婦人道你到家見  
你爹就說六姨好不罵你他若不來你就說六姨到明日  
坐轎子親自來哩玳安道六姨自吃你賣粉團的撞見了  
敲板兒蠻子叫冤屈麻飯肫胆的帳說畢騎馬去了那婦  
人每日長等短等如石沉大海七月將盡到了他生辰這  
婦人挨一日似三秋盼一夜如半夏等得杳無音信不覺  
銀牙暗咬星眼流淚至晚只得又叫王婆來安排酒肉與  
他吃了向頭上拔下一根金頭銀簪子與他夾往西門慶  
家去請他來王婆道這早晚茶前酒後他定也不來待老  
身明日侵早請他去罷婦人道乾娘是必記心休要忘了

自供出牽  
頭妙

金瓶梅

五

婆子道老身管着那一門兒肯候了勾當這婆子非錢而  
不行得了這根簪子吃得臉紅紅歸家去了且說婦人在  
房中香薰鴛被欸剔銀燈睡不着短歎長吁正是得多少  
琵琶夜久殷勤弄寂寞空房不忍彈于是獨自彈着琵琶  
唱一箇綿搭絮  
誰想你有子袁釵氣的奴似醉如痴斜尚定幃屏故  
意兒猜不明白怎生丟開傳書寄柬你又不來你若負  
了奴的恩情人不為仇天降災  
婦人一夜翻來覆去不曾睡着到天明就使迎兒過問  
壁瞧王奶奶請你爹去了不曾迎兒去不多時說王奶奶

老早就出去了、且說那婆子、早辰出門來、到西門慶門首、探問、都說不知道、在對門牆腳下等勾多時、只見傅夥計來開舖子、婆子走向前道了萬福、動問一聲、大官人在家麼、傅夥計道、你老人家尋他怎的、早是問着我第二個也、不知他大官人昨日壽誕、在家請客、吃了一日酒、到晚拉衆朋友往院子裡去了、一夜通沒回家、你往那裡去尋他、這婆子拜辭出縣前來、到東街口、正往柵欄那條巷去、只見西門慶騎馬遠遠從東來、兩箇小廝跟隨、此時宿酒未醒、醉眼摩娑、前合後仰、被婆子高聲叫道、大官人少吃些兒怎的、向前一把手把馬嚼環扯住、西門慶醉中問道、你

是王乾娘你來想是六姐尋我那婆子向他耳畔低言道  
不數句西門慶道小廝來家對我說來我知道六姐惱我  
哩我如今就去那西門慶一面跟着他兩箇一遞一句整  
說了一路話比及到婦人門首婆子先入去報道大娘子  
恭喜還虧老身沒半箇時辰把大官人請將來了婦人聽  
見他來就像天上吊下來的一般連忙出房來迎接西門  
慶搖着扇兒進來帶酒半酣與婦人唱喏婦人還了萬福  
說道大官人貴人稀見面怎的把奴丟了一向不來傍箇  
影兒家中新娘子陪伴如膠似漆那裡想起奴家來西門  
慶道你休聽人胡說那討什麼新娘子來只因小女出嫁

沒要沒緊  
寫來偏像

忙了幾日，不曾得閑工夫來看你。婦人道：你還哄我哩！你若不是憐新棄舊，另有別人，你指着旺跳身子說箇誓。我方信你。西門慶道：我若負了你，生碗來大疔瘡，害三五年黃病。匾担大姐叮口袋。婦人道：負心的賊。匾担大姐叮口袋。管你甚事。一手向他頭上把一頂新纓子瓦楞帽兒撮下來，望地下只一丟。慌的王婆地下拾起來，替他放在卓上。說道：大娘子只怪老身不去請大官人來，就是這般的。婦人又向他頭上拔下一根簪兒，拿在手裡觀看，却是一點油金簪兒。上面釵着兩溜字兒：金勒馬嘶芳草地，玉樓人醉杏花天。却是孟玉樓帶來的。婦人猜做那箇唱的送

專在插科  
打諢處討

他的、奪了、放在、袖子裡、說道、你、還不、變心、哩、奴、與、你的、簪、  
 兒、那、裡、去、了、西門慶道、你、那、根、簪子、前日、因、酒、醉、跌、下、馬、  
 來、把、帽、子、落、了、頭、髮、散、開、尋、時、就、不、見、了、婦人、將、手、向、西、  
 門慶、臉、邊、彈、箇、鬻、樵子、道、哥、哥、兒、你、醉、的、眼、恁、花、了、哄、三、  
 歲、孩、兒、也、不、信、王婆、在、傍、插、口、道、大、娘、子、休、怪、大、官、人、他、  
 離、城、四、十、里、見、蜜、蜂、兒、搨、屎、出、門、交、獺、象、絆、了、一、交、原、來、  
 覷、遠、不、覷、近、西門慶道、緊、自、他、麻、犯、人、你、又、自、作、耍、婦人、  
 見、他、手、中、拿、着、一、把、紅、骨、細、酒、金、金、釘、鉸、川、扇、兒、取、過、來、  
 迎、曉、處、只、一、照、原、來、婦人、久、慣、知、風、月、中、事、見、扇、上、多、是、  
 牙、咬、的、碎、眼、兒、就、疑、是、那、箇、妙、人、與、他、的、不、由、分、說、兩、把、

折了西門慶救時已是扯的爛了，說道這扇子是我一箇朋友卜志道送我的，一向藏着不曾用，今日纔拿了三日，被你扯爛了，那婦人僕落了他一回，只見迎兒拿茶來，便叫迎兒放下茶托，與西門慶磕頭。王婆道：你兩口子聒聒了這半日，也勾了休，要悞了勾當。老身厨下收拾去也。婦人一面分付迎兒將預先安排下與西門慶上壽的酒肴，整理停當，擎到房中，擺在桌上。婦人向箱中取出與西門慶上壽的物事，用盤盛着，擺在面前，與西門慶觀看。却是一雙玄色段子鞋，一雙挑線香草邊闌松竹梅花歲寒三友醬色段子護膝，一條紗綠潞紬水光絹裡兒紫線帶兒。

寫喜有態  
此時若說  
多謝你等  
語便淡而  
無味

裡面裝着排草玫瑰、花兒、肚、一根並頭蓮、瓣簪兒、簪兒、上  
銀着五言四句詩、一首云、奴有並頭蓮、贈與君、關髻、凡事  
同頭上、切勿輕相棄、西門慶一見滿心歡喜、把婦人一手  
樓過親了箇嘴、說道、怎知你有如此聰慧、婦人教迎兒執  
壺斟一盃與西門慶、花枝招颺、插燭也似磕了四箇頭、那  
西門慶連忙拖起來、兩箇並肩而坐、交杯換盞飲酒、那王  
婆陪着吃了幾杯酒、吃的臉紅紅的、告辭回家去了、二人  
自在取樂頑耍、婦人陪伴西門慶飲酒多時、看看天色晚  
來、但見

密雲迷晚岫、暗霧鎖長空、群星與皓月爭輝、綠水共青



天同碧僧投古寺，溪林中嚷嚷鴉飛客。奔荒村，閭巷內  
汪汪犬吠，

當下西門慶分付小廝回馬家去，就在婦人家歇了，到晚  
夕二人儘力盤桓，淫慾無度。常言道樂極悲生，光陰迅速  
單表武松自領知縣書禮，馱担離了清河縣，竟到東京朱  
大尉處，下了書禮，交割了箱馱，等了幾日，討得回書，領一  
行人取路回山東而來。去時三四月天氣，回來却淡暑新  
秋，路上雨水連綿，遲了日限，前後往回，也有三箇月光景  
在路上行住坐臥，只覺得神思不安，身心恍惚，不免先差  
了一箇土兵預報與知縣相公，又私自寄一封家書與他

寫相關處  
學凌使人

心測

哥哥武大說他只在八月內准還那士兵先下了知縣相公稟帖然後逕來抓尋武大家可可天假其便王婆正在門首那士兵見武大家門關着纔要叫門婆子便問你是尋誰的士兵道我是武都頭差來下書與他哥哥婆子道武大郎不在家都上墳去了你有書信交與我等他歸來我遞與他也是一般那士兵向前唱了一箇喏便向身邊取出家書來交與王婆忙忙騎上頭口去了這王婆拏着那封書從後門走過婦人家來原來婦人和西門慶狂了半夜約睡至飯時還不起來王婆叫道大官人娘子起來和你們說話如今武二差士兵寄書來與他哥哥說他不

久就到。我接下打發他去了。你們不可遲滯，須要早作長便。那西門慶不聽，萬事皆休。聽了此言，正是分門八塊頂梁骨，傾下半桶冰雪來。慌忙與婦人都起來，穿上衣服，請王婆到房內坐下，取出書來，與西門慶看。書中寫着：「不過中秋回家，二人都慌了手腳，說道：『如此怎了？』」乾娘遮藏我，每則箇恩有重報，不敢有忘。我如今二人情深意海，不能相捨。武二那厮回來，便要分散，如何是好？婆子道：「大官人，有什麼難處之事？我前日已說過，幼嫁由親，後嫁由身。古來叔嫂不通門戶。如今武大已百日來到，大娘子請上幾箇和尚，把這靈牌子燒了，趁武二未到家，大官人一頂轎

子娶了家去等武二那厮回來我自有的話說他敢怎的自  
此你二人自在一生豈不是妙西門慶便道乾娘說的是  
當日西門慶和婦人用畢早飯約定八月初六日是武大  
百日請僧燒靈初八日晚娶婦人家去三人計議已定不  
一時玳安拏馬來接回家不在話下光陰似箭日月如梭  
又早到八月初六日西門慶拿了數兩散碎銀錢來婦人  
家教王婆報恩寺請了六箇僧在家做水陸超度武大晚  
夕除靈道人頭五更就挑了經担來鋪陳道場懸掛佛象  
王婆伴廚子在灶上安排排齋供西門慶那日就在婦人家  
歇了不一時和尚來到搖响靈杵打動鼓鈸諷誦經懺宣

揚法事不必細說。且說潘金蓮怎肯齋戒陪伴西門慶睡  
到日頭半天還不起來。和尚請齋主拈香。僉字証盟禮佛。  
婦人方纔起來梳洗。喬素打扮。來到佛前參拜。衆和尚見  
了武大這箇老婆。一箇箇都迷了佛性禪心。關不住心猿  
意馬。七顛八倒。酥成一塊。但見

班首輕狂念佛號。不知顛倒維摩昏亂誦經言。豈顧高  
低燒香行者推倒花瓶。秉燭頭陀誤拿香盒。宣盟表白  
大宋國錯稱做大唐國。懺罪關黎武大郎。幾念出武大  
娘。長老心忙打鼓。錯拿徒弟手。沙彌情蕩罄。搥敲破老  
僧頭。從前苦行一時休。萬箇金剛降不住。

婦人在佛前燒了香，念了字，拜禮佛畢，回房去，依舊陪伴

西門慶擺上酒席，葷腥自去取樂，西門慶分付王婆有事

你自答應便了，休教他來聒噪。六姐婆子哈哈大笑道：你兩

口見只管受用，由着老娘和那秃起廝纏，且說衆和尚見了

武大老婆喬模喬樣，多記在心裡，到午齋往寺中歇晌回

來，婦人正和西門慶在房裡飲酒作歡，原來婦人臥房與

佛堂止隔一道板壁，有一個僧人先到，走在婦人窻下水

盆裡洗手，忽聽見婦人在房裡顫聲柔氣，呻呻吟吟，哼哼

唧唧，恰似有人交媾一般，遂推洗手，立住脚聽，只聽得婦

人口裡喘聲呼叫達達，你只顧擗打到幾時，只怕和尚來

辨夫靈可  
數語而了  
却捧出一  
又有聲有  
色情境可  
見筆墨之

妙無窮但  
惠人思路  
窘耳

又烘染一  
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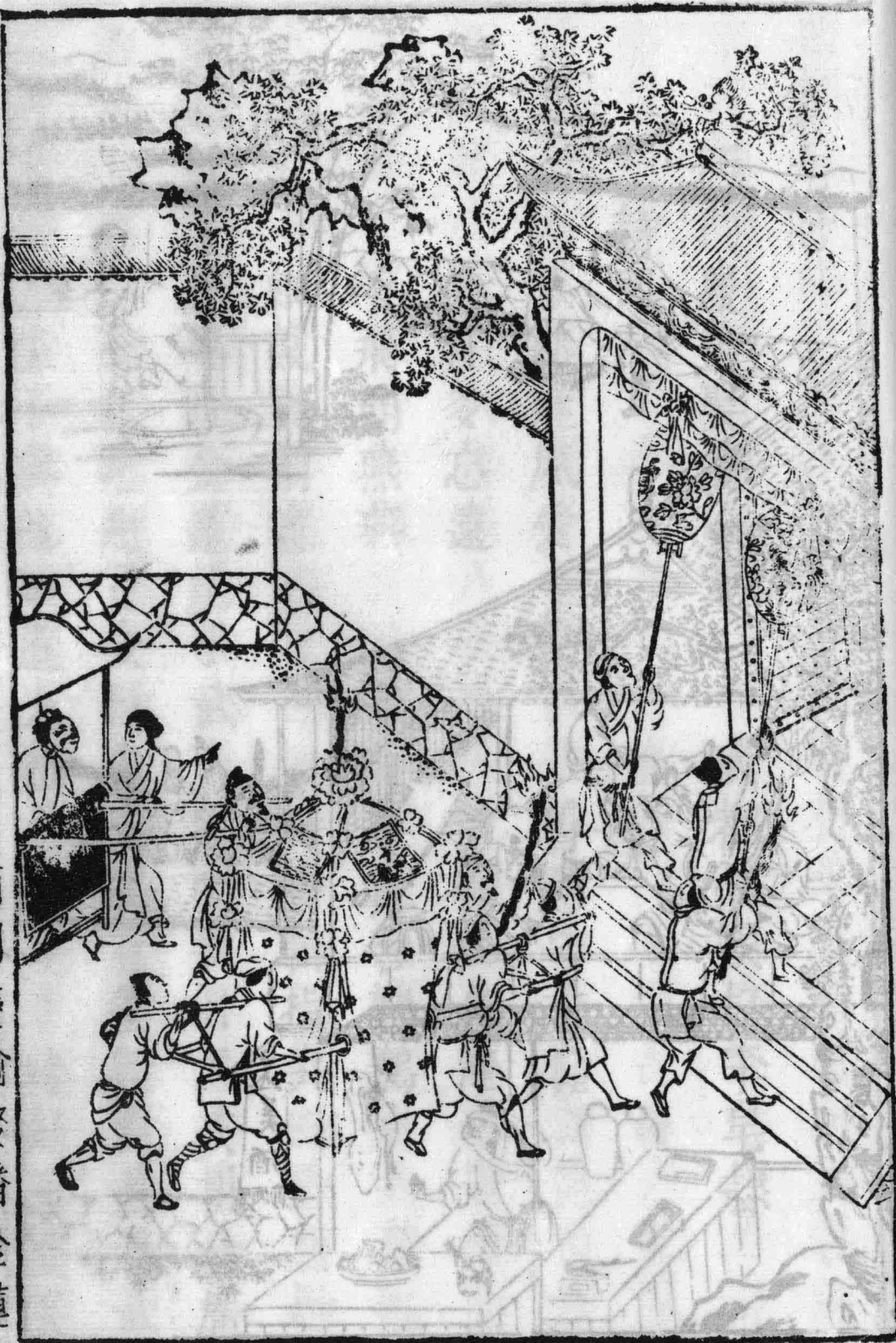
聽見饒了奴快些。丟了罷。西門慶道：你且休慌，我還要  
蓋子上燒一下兒哩。不想都被這禿廝聽了。箇不亦樂乎。  
落後衆和尚到齊了，吹打起法事來。一箇傳一箇，都知婦  
人有漢子在屋裡，不覺都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臨佛事完  
滿，晚夕送靈化財出去。婦人又早除了孝髻，換一身艷服。  
在簾裡與西門慶兩箇並肩而立，看着和尚化燒靈座。王  
婆盥漿水，點一把火來，登時把靈牌并佛燒了。那賊禿冷  
眼瞧見簾子裡一箇漢子和婆娘影影綽綽，並肩站着。想  
起白日裡聽見那些勾當，只顧亂打鼓，搥鉢不住。被風把  
長老的僧伽帽刮在地下，露出青旋旋光頭，不去拾，只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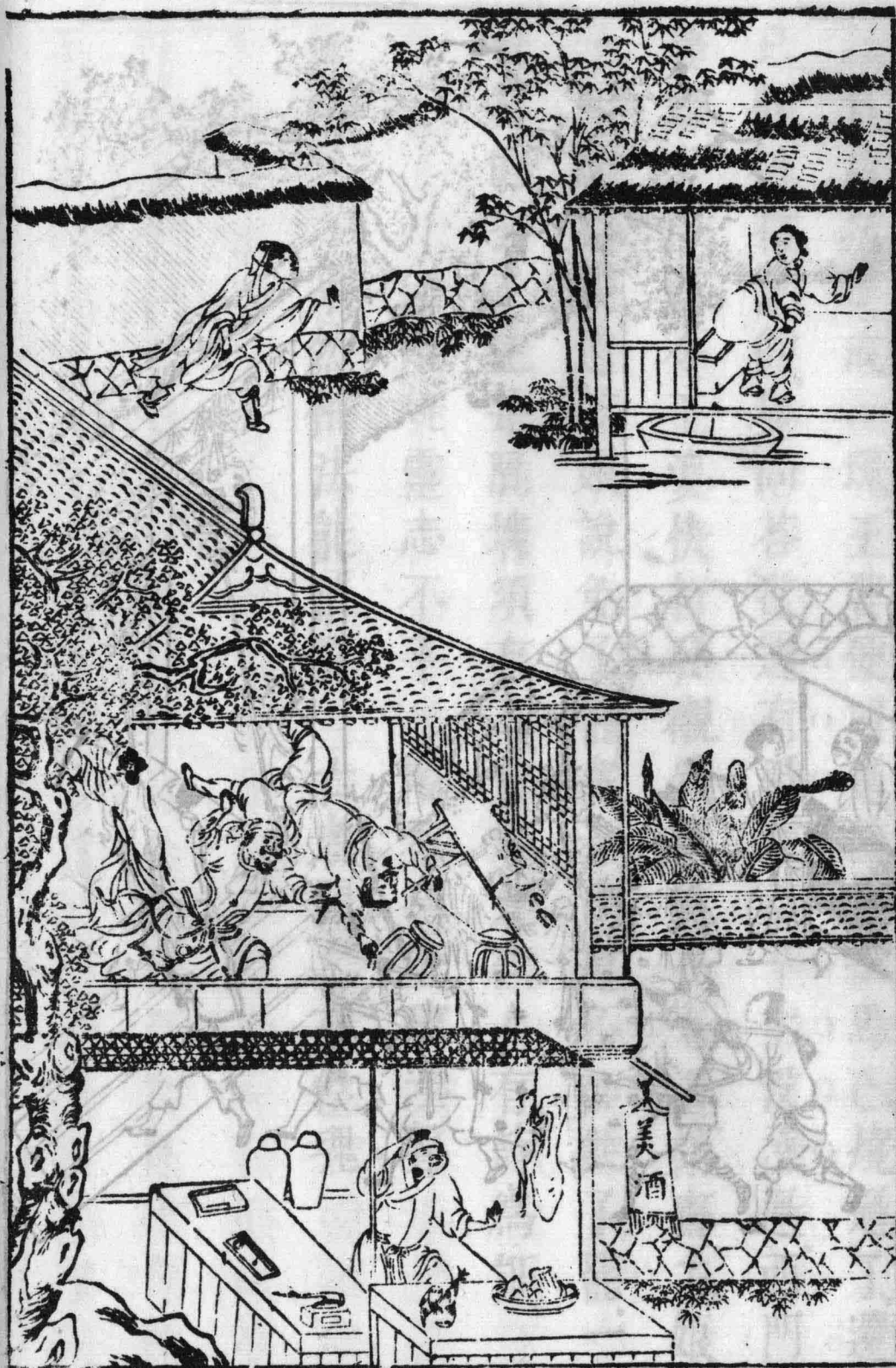
擗鉞打鼓笑成一塊王婆便叫道師父紙馬已燒過了還只顧擗打怎的和尚答道還有紙爐蓋子上沒澆過西門慶聽見一面令王婆快打發襯錢與他長老道請齋主娘子謝謝婦人道乾娘說免了罷衆和尚道不如饒了罷一齊笑的去了正是隔牆須有耳窗外豈無人有詩爲証

淫婦燒靈志不平  
閻黎竊壁聽淫聲

果然佛法能消罪  
亡者聞之亦慘魂







武都頭悞打李皂隸

第九回

西門慶偷娶潘金蓮

武都頭悞打李皂隸

詩曰

感郎耽夙愛

着意守香奩

歲月多忘遠

情綜任久淹

于飛期燕燕

比翼誓鸛鵲

細數從前意

時時屈指尖

話說西門慶與潘金蓮燒了武大靈到次日又安排一席酒請王婆作辭就把迎兒交付與王婆看養因商量道武二回來却怎生不與他知道六姐是我娶了纔好王婆笑

道有老身在此任武二那厮怎地兇達我自有的話回他大  
官人只管放心西門慶聽了滿心歡喜又將三兩銀子謝  
他當晚就將婦人箱籠都打發了家去剩下些破桌壞凳  
舊衣裳都與了王婆到次日初八一頂轎子四個燈籠婦  
人換了一身艷色衣服王婆送親玳安跟轎把婦人擡到  
家中來那條街上遠近人家無一人不知此事都懼怕西  
門慶有錢有勢不敢來多管只編了四句口號說得好

堪笑西門不識羞

先奸後娶醜名留

轎內坐着浪淫婦

後邊跟着老牽頭

西門慶娶婦人到家收拾花園內樓下三間與他做房一

個獨獨小角門兒進去院內設放花草盆景白日間人跡罕到極是一個幽僻去處一邊是外房一邊是臥房西門慶旋用十六兩銀子買了一張黑漆歡門描金床大紅羅圈金帳幔寶象花揀妝棹椅錦机擺設齊整大娘子吳月娘房裏使着兩個丫頭一名春梅一名玉簫西門慶把春梅叫到金蓮房內令他伏侍金蓮趕着叫娘却用五兩銀子另買一個小丫頭名喚小玉伏侍月娘又替金蓮六兩銀子買了一個上灶丫頭名喚秋菊排行金蓮做第五房先頭陳家娘子陪嫁的名喚孫雪娥約二十年紀生的五短身材有姿色西門慶與他帶了髻髻排行第四以此把

金蓮做個第五房此事表過不題這婦人一娶過門來西

門慶就在婦人房中宿歇如魚似水美愛無加到第二日

婦人梳粧打扮穿一套艷服春梅捧茶走來後邊大娘子

吳月娘房裏拜見大小遞見面鞋脚月娘在坐上仔細觀

看這婦人年紀不上二十五六生的這樣標致但見

着○似○初○春○柳○葉○常○含○着○雨○恨○雲○愁○臉○如○三○月○桃○花○暗○帶○

着○風○情○月○意○纖○腰○嫵○娜○拘○束○的○燕○懶○鶯○慵○檀○口○輕○盈○勾○

引○得○蜂○狂○蝶○亂○玉○貌○妖○嬈○花○解○語○芳○容○窈○窕○玉○生○香○

吳○月○娘○從○頭○看○到○脚○風○流○往○下○跑○從○脚○看○到○頭○風○流○往○上○

流○論○風○流○如○水○晶○盤○內○走○明○珠○語○態○度○似○紅○杏○枝○頭○籠○曉○

二語於金  
蓮性情得  
其似

○詞○活○艷○麗○一○門○想○

此一想若  
驚若如不  
獨寫月娘  
心事画金  
蓮美貌而  
無意化作  
有意且包  
盡從前之

非非  
非非

日看了一回，口中不言，心內想道：小厮每來家，只說武大怎樣一個老婆，不曾看見，不想果然生的標致，恠不的俺那強人愛他。金蓮先與月娘磕了頭，遞了鞋脚。月娘受了他四禮，次後李嬌兒、孟玉樓、孫雪娥都拜見，平叙了姊妹之禮，立在傍邊。月娘叫丫頭拏個坐兒，教他坐，分付丫頭媳婦，趕着他，叫五娘。這婦人坐在傍邊，不轉睛把衆人偷看。見吳月娘約三九年紀，生的面如銀盆，眼如杏子，舉止溫柔，持重寡言。第二個李嬌兒，乃院中唱的，生的肌膚豐肥，身體沉重，雖數名妓者之稱，而風月多不及金蓮也。第三個就是新娶的孟玉樓，約三十年紀，生得貌若梨花，腰

有心人作  
用非新媳  
婦三日勤

試看金蓮  
入門與月

娘先親而

後疎瓶兒

入門與月

娘先忤而

後合即此

如楊柳長挑身材，瓜子臉兒，稀稀多幾點微麻，自是天然  
 俏麗，惟裙下雙灣，與金蓮無大小之分。第四個孫雪娥，乃  
 房裡出身，五短身材，輕盈體態，能造五鮮湯水，善舞翠盤  
 之妙。這婦人一抹兒，都看在心裏。過三日之後，每日清晨  
 起來，就來房裡與月娘做針指，做鞋脚。凡事不拏強拏，不  
 動強動，指着丫頭趕着月娘，一口一聲只叫大娘，快把小  
 意見貼戀，幾次把月娘歡喜得沒入脚處，稱呼他做六姐。  
 衣服首飾，揀心愛的與他，吃飯吃茶，都和他在一處。因此  
 李嬌兒眾人見月娘錯敬他，都氣不忿。背後常說：俺們是  
 舊人，到不理論。他來了多少時，便這等慣了他大姐姐好。



小人交道  
不可不慎

沒分曉。西門慶自娶潘金蓮來家，住着深宅大院，衣服頭面又相趁，二人女貌郎才，正在妙年之際，凡事如膠似漆，百依百隨。淫慾之事，無日無之。且按下不題。單表武松八月初旬，到了清河縣，先去縣裡納了回書。知縣看了大喜，已知金寶交得明白，賞了武松十兩銀子，酒食管待，不必細說。武松回到下處，換了衣服鞋襪，帶了一頂新頭巾，鎖了房門，一徑投紫石街來。兩邊衆隣舍，看見武松回來，都吃一驚，捏兩把汗，說道：「這番蕭牆禍起了，這個太歲歸來，怎肯干休？」武松走到哥哥門前，揭起簾子，探身入來，看見小女迎兒在樓穿廊下，攏線，叫聲哥哥，哥哥也不應，叫聲嫂嫂。

寫迎兒愚  
蠢處真不  
希武大親  
生

也不應道我莫不耳聾了如何不見哥嫂聲音向前便問  
 迎兒那迎兒見他叔叔來嚇的○不○敢○言○語○武○松○道○你○爹○娘  
 往那里去了迎兒只是哭不做聲正問着隔壁王婆聽得  
 是武二歸來生怕決撒了慌忙走過來武二見王婆過來  
 唱了喏問道我哥哥往那里去了嫂嫂也怎的不見婆子  
 道二哥請坐我告訴你你哥哥自從你去後到四月間得  
 個拙病死了武二道我哥哥四月幾時死的得什麼病吃  
 誰的藥來王婆道你哥哥四月二十頭猛可地害急心疼  
 起來病了八九日求神問卜什麼藥不吃到醫治不好死  
 了武二道我的哥哥從來不曾有這病如何心疼便死了

○胡蘆○得○妙○

千不問  
耐與是夫  
真至若  
山余辨聖  
六六又  
只嘆此和  
一篇世情  
語出脫得  
乾乾淨淨  
非武松將  
奈他何

又埋怨兩  
句妙甚

王婆道都頭却怎的這般說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  
福今晚脫了鞋和襪未審明朝穿不穿誰人保得常沒事  
武二道我哥哥如今埋在那里王婆道你哥哥一倒了頭  
家中一文錢也沒有大娘子又是沒脚蟹那里去尋坟地  
虧左近一個財主舊與大郎有一面之交捨助一具棺木  
没奈何放了三日擡出去火葬了武二道如今嫂嫂往那  
里去了婆子道他少女嫩婦的又沒的養贍過日子胡亂  
守了百日孝他娘勸他前月嫁了外京人去了丟下這箇  
業障丫頭子教我替他養活專等你回來交付與你也了  
我一場事武二聽言沉吟了半晌便撇下王婆出門去逕

不哭○只○死○吟○最○苦

投縣前下處開了門進房裡換了一身素衣便教土兵街上打了一條蘇縑買了一雙綿襪一項孝帽帶在頭上又買了些果品點心香燭冥紙金銀錠之類歸到哥哥家從新安設武大郎靈位安排羹飯點起香燭鋪設酒餚掛起經旛紙繒安排得端正約一更已後武二拈了香撲番身便拜道哥哥陰魂不遠你在世時爲人軟弱今日死後不見分明你若負屈含冤被人害了托夢與我兄弟替你報冤雪恨把酒一面澆奠了燒化冥紙武二便放聲大哭終是一路上來的人哭的那兩邊隣舍無不恓惶武二哭罷將這羹飯酒餚和土兵迎兒吃了討兩條蓆子教土兵房

只到此時  
方大哭寫  
出家傑堅  
忍真至性  
情與兒女  
子不同

外傍邊睡迎兒房中睡他便自把條蓆子就武大靈桌子  
前睡約莫將半夜時分武二番來覆去那里睡得着口裡  
只是長吁氣那土兵勦勦的却似死人一般挺在那裡武  
二扒將起來看時那靈桌子上琉璃燈半明半滅武二坐  
在蓆子上自言自語口裡說道我哥哥生時懦弱死後却  
無分明說由未了只見那靈桌子下捲起一陣冷風來但  
見  
無形無影非霧非烟盤旋似恠風侵骨冷凜冽如殺氣  
透肌寒昏昏暗暗靈前燈火失光明慘慘幽幽壁上紙  
錢飛散亂隱隱遮藏食毒鬼紛紛飄逐影覓旛

是不怕却  
又凜凜然  
光景逼真

金瓶梅

那陣冷風逼得武二毛髮皆豎起來定睛看時見一個人  
從靈桌底下鑽將出來叫聲兄弟我死得好苦也武二看  
不仔細却待向前再問時只見冷氣散了不見了人武二  
一交跌番在蓆子上坐的尋思道恁哉似夢非夢剛纔我  
哥哥正要報我知道又被我的神氣冲散了想來他這一  
死必然不明聽那更鼓正打三更三點回頭看那土兵正  
睡得好于是咄咄不樂只等天明却再理會看看五更雞  
叫東方漸明土兵起來燒湯武二洗漱了喚起迎兒看家  
帶領土兵出了門在街上訪問街坊隣舍我哥哥怎的死  
了嫂嫂嫁得何人去了那街坊隣舍明知此事都懼怕西

武二  
小  
...

直認處推  
托處語話  
俱含挑撥  
意鄆哥真  
賊

門慶誰肯來骨只說都頭不消訪問王婆在緊隔壁住只  
問王婆就知了有那多口的說賣梨的鄆哥兒與作作何  
九二人最知詳細這武二竟走來街坊前去尋鄆哥只見  
那小猴子手裡擎着個柳籠篋羅兒正糴米回來武二便  
叫鄆哥道兄弟唱喏那小厮見是武二叫他便道武都頭  
你來遲了。一。步。兒。須。動。不。得。手。只。是。一。件。的。老。爹。六。十  
歲。沒。人。養。贍。我。却。難。保。你。們。打。官。司。武。二。道。好。兄。弟。跟。我  
來。引。他。到。一。個。飯。店。樓。上。武。二。叫。貨。賣。造。兩。分。飯。來。武。二  
對鄆哥道兄弟你雖年幼到有養家孝順之心我没甚麼  
向身邊摸出五兩碎銀子遞與鄆哥道你且擎去與老爹

做盤費待事務畢了我再與你千來兩銀子做本錢你可  
備細說與我哥哥和甚人合氣被甚人謀害了家中嫂嫂  
被那一箇娶去你一一說來休要隱匿這鄆哥一手接過  
銀子自心裡想道這些銀子老爹也勾盤費得三五個月  
便陪他打官司也不妨一面說道武二哥你聽我說却休  
氣苦于是把賣梨兒尋西門慶後被王婆怎地打他不放  
進去又怎地幫扶武大捉姦西門慶怎的踢中了武大心  
疼了幾日不知怎的死了從頭至尾細說一遍武二聽了  
便道你這話却是實麼又問道我的嫂子實嫁與何人去  
了鄆哥道你嫂子吃西門慶擡到家待搗吊底子兒自還

是小厮家  
激切沒忌  
避口角



佛得乾淨

問他實也是虛武二道你休說謊鄆哥道我便官府面前也只是這般說武二道兄弟既然如此討飯來吃須與吃了飯武二還了飯錢兩箇下樓來分付鄆哥你回家把盤纏交與老爹明日早來縣前與我作證又問何九在那里居住鄆哥道你這時候還尋何九他三日前聽見你回便走的不知去向了這武二放了鄆哥家去到第二日早起先在陳先生家寫了狀子走到縣門前只見鄆哥也在那裡伺候一直奔到廳上跪下聲冤起來知縣看見認的是武松便問你告什麼因何聲冤武二告道小人哥哥武大被豪惡西門慶與嫂潘氏通奸踢中心窩王婆主謀陷害

性命何九朦朧入殮，燒燬屍傷。見今西門慶霸佔嫂子在  
家爲妾，見有這個小廝鄆哥是證。見望相公作主，則箇因  
遞上狀子，知縣接着便問何九怎的不見武二道。何九知  
情在逃，不知去向。知縣于是摘問了鄆哥口詞，當下退廳  
與佐二官吏通同商議。原來知縣縣丞、主簿、典史上下都  
是與西門慶有首尾的，因此官吏通同計較。這件事難以  
問理，知縣隨出來叫武松道：「你也是個本縣中都頭，怎不  
省得法度。自古捉姦見雙，殺人見傷。你那哥哥屍首又沒  
了，又不曾捉得他姦。你今只憑這小廝口內言語，便問他  
殺人的公事，莫非公道忒偏向麼。你不可造次，須要自己

不知與誰  
計較或曰  
家兄

尋思武二道告稟相公這都是實情不是小人捏造出來  
的只望相公拿西門慶與嫂潘氏王婆來當堂盡法一審  
其寬自見若有虛誣小人情願甘罪知縣道你且起來待  
我從長計較可行時便與你拿人武二方纔起來走出外  
邊把老刊鄆哥畱在屋裡不放回家早有人把這件事報與西  
門慶得知西門慶聽得慌了忙叫心腹家人來保來旺身  
邊帶着銀兩連夜將官吏都買囑了到次日早晨武二在  
廳上指望告稟知縣催逼拿人誰想這官人受了賄賂早  
發下狀子來說道武松你休聽外人挑撥和西門慶做對  
頭這件事欠明白難以問理聖人云經日之事猶恐未真

分明受賄  
却說出一  
國道聖斷  
獄之不可  
論理也如  
此

背後之言豈能全信你不可一時造次當該吏典在傍便  
道都頭你在衙門裡也曉得法律但凡人命之事須要屍  
傷病物踪五件事俱全方可推問你那哥哥屍首又沒了  
怎生問理武二道若恁的說時小人哥哥的冤仇難道終  
不能報便罷了既然相公不准所告且却有理遂收了狀  
子下廳來來到下處放了鄆哥歸家不覺仰天長嘆一聲  
咬○牙○切○齒○口○中○罵○淫○婦○不○絕○武○松○是○何○等○漢○子○怎○消○洋○得○  
這○口○惡○氣○一○直○走○到○西○門○慶○生○藥○店○前○要○尋○西○門○慶○厮○打○  
正見他開舖子的傅夥計在櫃身裡面見武二狠狠的走  
來問道你大官人在宅上麼傅夥計認的是武二便道不

語趣甚口  
實其爲人

在家了，都頭有甚話說。武二道：且請借一步說話。傅夥計不敢不出來，被武二引到僻靜巷口。武二○開○口○怕○人○番過臉來，用手撮住他衣領，睜圓眼說道：你要死，却是要活。傅夥計道：都頭在上，小人又不曾觸犯了都頭，都頭何故發怒。武二道：你若耍死，便不要說；若要活時，對我實說。西門慶那廝如今在那里，我的嫂子被他娶了多少日子。一一說來，我便罷休。那傅夥計是箇小胆的人，見武二發作，慌了手脚，說道：都頭息怒，小人在他家，每月二兩銀子，僱着小人，只開舖子，並不知他們閒帳。大官人本不在家，剛纔和一相知，往獅子街大酒樓上吃酒去了，小人並不敢說謊。武二

聽了此言，方纔放了手，大杖步飛奔到獅子街來，說的傳夥計，半日移脚不動，那武二逕奔到獅子街橋下酒樓前來，且說西門慶正和縣中一個皂隸李外傳在樓上吃酒，原來那李外傳專一在府縣前綽攬些公事，往來聽氣兒，撰錢使，若有兩家告狀的，他便賣串兒，或是官吏打點，他便兩下裡打背，因此縣中就起了他，這箇渾名叫做李外傳。那日見知縣回出武松狀子，討得這箇消息，便來回報。西門慶知道，因此西門慶讓他在酒樓上飲酒，把五兩銀子送他，正吃酒在熱鬧處，忽然把眼向樓窗下看，只見武松似兇神般從橋下直奔酒樓前來，已知此人來意不善。

忙中不苟

不覺心驚欲待走了，却又下樓不及，遂推更衣，走往後樓躲避。武二奔到酒樓前，便問酒保道：「西門慶在此麼？」酒保道：「西門大官人，和一個相識在樓上吃酒哩。」武二撥步撩衣，飛搶上樓去，早不見了西門慶，只見一箇人坐在正面，兩箇唱的粉頭，坐在兩邊，認的是本縣皂隸李外傳，就知是他來報信。不覺怒從心起，便走近前，指定李外傳，罵道：「你這廝，把西門慶藏在那裡去了？」快說了，饒你一頓拳頭。李外傳看見武二，先嚇呆了，又見他惡狠狠逼緊來問，那里還說得出話來。武二見他不則聲，越加惱怒，便一脚把桌子踢倒，碟兒盞兒都打得粉碎，兩箇粉頭嚇得魂都沒了。

李外傳見勢頭不好，強掙起身來，就要往樓下跑。武二一把扯回來道：「你這厮問着不說，待要往那里去，且吃我一拳，看你說也不說。」早颺的一拳，飛到李外傳臉上。李外傳叫聲「阿呀」，忍痛不過，只得說道：「西門慶纔往後樓更衣去了，不干我事，饒我去罷。」武二聽了，就趁勢兒用雙手將他撮起來，隔着樓窻兒往外只一擡，說道：「你既要去，就饒你去罷。」撲通一聲，倒撞落在當街心裡。武二隨即赶到後樓來尋西門慶。此時西門慶聽見武松在前樓行兇，嚇得心膽都碎，便不顧性命，從後樓窻一跳，順着房簷跳下人家後院內去了。武二見西門慶不在後樓，只道是李外傳說



慌急轉身奔下樓來，見李外傳已跌得半死，直挺挺在地下，還把眼動，氣不過，兜襠又是兩脚，早已哀哉斷氣身亡。衆人道：「這是李皂隸，他怎的得罪都頭來，爲何打殺他？」武二道：「我自要打西門慶，不料這廝悔氣，却和他一路，也撞在我手裏。那地方保甲見人死了，又不敢向前捉武二，只得慢慢挨上來收籠他。那裡肯放鬆，連酒保王鸞并兩個粉頭包氏牛氏都拴了，竟投縣衙裡來。此時哄動了獅子街，開了清河縣街上議論的人，不計其數，却不知道西門慶不該死，倒都說是西門大官人被武松打死了，正是。」

李公吃了張公釀

鄭六生兒鄭九當

世間幾許不平事 都付時人話短長

莫道這我與你相識張四郎夫官人壽短休休休

倘開年常高親尚王紫龍世人不可謂其短也

孫敬因因才只潘封其後此親尚野來直神地也

粉對對其王來水論論張野毒效器與醉與王覺共兩郎

亦非半集散散衣粉甲良人天不效與潘致直無只

二童其自要休西門與本替宜視視病味曉曲之起也對

樂夫最豈事李享絲絲愈難替罪務應來孫神林錄斷也

才數其與應氣不極樂喬及張兩與早也哀若機原良言

請急轉良善不替來長李承專也勉其半淡直到其去也

